

地平線

新詩連輯第1輯



楊陳
野燕
主
輯

新世紀書局印行

本輯擬定極力充實內容使
質量兼備出於讀者之前

第二號

創作特輯

(輯稿中)

書叢藝文風作

心	燈	寂	飛	麥
靈	的	寞	架	(近將脫梓)
的	故	記	集	秋
顫	事	楊	也	石
動		野	麗	軍
	王	燕		
	覺			

(印刷中)

作風刊行會啓

作風

創刊號

譯文特輯

眞底追尋！

新底成就！

內含全滿文筆者所譯之世界最新短篇傑作二十四

開巨本凡三百六十頁設有原作者介紹欄並讀者批評欄

現正發行中定價二元郵費在內



前 言

我們很理解現階段，詩所遭遇到的冷淡與輕蔑，我們更理解一批人所論斷的：詩底宿命毀滅的所以，然而，我們卻甘心不顧一切冒瀆與忌諱，不計較一切名利的報償與毀譽，而以苦行者的虔誠與氣魄，企圖爲詩奠定了新生命的礎石，爲詩拓展了新的進路與限界，如此，縱然有人誓我們以「愚囊」，我們卻願以「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做盾牌的；因爲我們的智慧即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的信念，乃是安諾爾德所說的：「詩歌底將來是偉大的，因爲當時間不住前進，在那不辜負自己的崇高命運的詩歌裡，我們會找到一種愈更確定的寄託。」所以，根據於此，我們的挺進也將是無休止的我們的靈魂實體也自會與工作本身有着交流與融合的。

新詩 連輯
地平線
 (第一輯)
 目次

前 言 羅清楨 作
 表紙·木刻..... 陳 燕

淚 集 王 楊

淪落淚
 遠 離 攪鏡恨

狹 卷 柳 鷹 三

草 徑 柳

再會吧！巴黎 小 陶

寂寞的聲色 陶 沒 六

某 夜 卽 興
 設 想 小 憶

問 一 個 人 煙 火

憶 友 生 命

醒 來 偉 大

遼 河 木 風 八

偶感集

偶感 恨

一個下午

藍 麥……九

七月

會 歸 地藏香

水中花 槐樹

中元夜 白塔山夕望

百 靈……一

非詩詩草

詩論 金 音……一四

關於詩與散文底關係及詩底本質

長詩 秋原朔太郎 譯作……一六

死

詩話 崔 伯 常……二〇

詩談

散文詩 古 丁……二三

牧師的呼籲

燕 爭……二四

詩

法保多弗特原作 譯作……二六

某日紀錄

詩作第二部 鄧 東 遮……二七

心底彈動……………衣

火山地帶……………陳

蟲蝕的契據……………駝

城……………駝

去吧！賈淫婦……………季

失題……………未

八月十五之月……………吳

新詩可以吟唱嗎？……………衣

我之與詩……………吳

「靈魂」的界境……………季

風物詩

奉天……………力

營口……………力

吉林……………力

歌謠

水……二七

蕪……二八

子……二九

子……二九

風……三〇

名……三一

郎……三二

水……三三

郎……三四

風……三四

貝……三五

貝……三五

貝……三五

小佛歌

呢喃

燕三六

老牛歌

呢喃

燕三六

新勸世歌

社白

雨三七

消息

最近海外詩壇

春山流行

夫三八

詩話

習詩管見錄

成

弦四三

譯詩

鄉村

普南式
倪曼延
赫爾希賽

譯作四四

死

今赫爾曼
冷Tandor
歌原

譯作四六

英譯詩三章

冷Tandor
歌原

譯作四六

日本新詩介紹特輯

我

藤原定
白蓬

譯作四七

蘭波輓歌

奈良進
曼西

譯作四八

致白合花

近藤東
劉奔

譯作四八

分解的七首詩

東鄉克郎作 譯 四九

短章

岡崎清野譯 五〇

長詩

孫二祖宗上西天

黑田五夫 五一

詩話

金音的詩話

金音 五四

陳蕪的詩話

陳蕪 五四

藍麥的詩話

藍麥 五五

楊野的詩話

楊野 五五

詩作 第三部

「聽！靈魂的聲音」

朔 五七

惜別吟

信風 五七

友情

老翼 五八

輓

范紫 五九

古老的家園

林蒼 五九

無題之歌

羅綺 六〇

旅人.....李響...六〇

血債.....駱駝生...六一

失去.....英弟...六二

火底故事.....莊穆然...六二

光榮之使命.....汎西...六三

我的出生.....沙郎...六四

悲哀和孤獨.....斐俄...六四

無眠夢.....成弦...六四

招魂.....成弦...六四

補白
關於詩.....沉流譯...三三

法·保羅維雷爾

後記.....楊野...六六

淚 集

王

楊

今後該是些什麼樣的日子？
(你也許想過？)

怕盡是淒風冷雨

擔心着將怎樣作你的多眠

遠 隱

在人海

我們誠如萍—水

相逢即相別

是的，你說！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

但我却摯念着

『後會有期』

「緣」！

願人間並沒有那碼子事兒

我們好再相見

在他年

如你尚健在人間……

像秋天的老毛虫

倦伏在古樹上

你頹臥在這靜巷的朱門前

這秋天，

萬物都無聲

你的呻吟也沈寂

是家鄉歎收嗎？

是尋親不遇呢？

你遠遠的竟到此地淪落！

淚

今夜又流清淚

爲慨嘆我這樣的生活

如一篇古幽的樂章

而繁重於悲哀的節奏

夢也是如此荒涼

記憶裡：一片空虛

一片糝糊

才僅是二十幾歲年紀

却早已心志消沈

對日子不感溫新

宛如行將就木的老人

攬 鏡 恨

是歲月腐蝕的妝臺

是妝臺上把朱顏洗褪

像風雨，年華的風雨

『仍想懷念些青春嗎？

你這蒼老的面影。』

往日曾渲染過這樣的胭脂？

紅色的唇膏，粉色的珞玲……

如今妝鏡早已多古意

但依稀映浮着！

當年的許多雲烟

許多美麗的嬌顏

……

欲拚命作聲高呼：

『還我逝去的青春！』

却成一片低微的嘆息……

啊！遲暮的悲哀呀！



狹巷

黃昏從牆角擠進來

小巷披上暗色之衣裳

漆黑的邊沿鑲有各樣小門

每家且都雕刻着衰微在門楣

慢々有人拖着鬆散的脚步

許多疲敗而散亂的影子

橫掃在泥水濡濕的邊牆上

洋車夫，小販，揀破爛的

且有爲領配給品的女婦等到天晚

將布袋和瓶裝滿失望而歸來

傷感的心在核計一條方計

柳

鷹

明天過節休假，後天決心起二更的大早去站頭班

端節開放了一切幽禁之門

於前夜鬆散了弱小寄生

趙大爲了一年八元國幣

和帶出一張吃飯的嘴

訂立了△非年非節決不許回家▽的契約

把孩子在大年初二送往某鞋舖去學徒

今夜孩子帶着一張貧血的白臉

跑回久別半年的家和爹娘會面

爹娘只惱恨沒有黃米做粽子

却絲毫無暇顧及孩子的健康

且囑說孩子在外享了福

以後出息千萬別忘了爹和娘

二更天月亮露了頭

照例更夫敲起巡視的梆聲

巷口有偃伏的粉飾幽靈出現

爲了出賣靈魂且嘆喪失了生命

更夫嘆口氣低首走過去
這樣事體多麼平常！

月亮高々照在天空

光輝照及簷下且及於屋頂

華堂此時正散揚狂歡之歌調

狹巷有昏黯的色素在籠罩

更有生之毀滅的囁語在流動

草 徑

早起有人循着草徑

是一個女人柔弱的身影

她似有一棵恐怖的心

把脚步走得那樣零亂

四〇年八月六日追記

柳 鷹

穿過一重樹林又一重樹林

她時常用眼睜着懷裡

孩子似乎無心只有睡意

這鼓舞她有最陰毒的勇氣

天明前的暗色是一張屏

這屏搏得她許多憎幣

因她將在這裡遺棄心血

她將拋掉出生僅三小時的孩嬰

樹林誘惑着生物

高草容收了欲隱瞞的罪惡

在這裡，朝露滴成哀悽的眼淚

時間掐死了一個活潑的「生」

於是她由原路走出草徑

在暗裡發生的事又在暗裡平息

她臉上寫着缺陷的良心和自私

她想着「一個生呵正等於一個死」

六、十六日

再會吧！ 巴黎

天和地都在安眠

爲什麼那般遲緩
他們同唱，歷史的榮華
他們懷想，咖啡的芬芳

葡萄園裡的紅果
依然是望着太陽

沒有人烟

小 松

荒了林園

牧場也在靜靜的太陽下午眠

這塊土上，有歷史的榮華
這塊土上，有咖啡的芬芳

這塊土上，有歷史的榮華
這塊土上，有咖啡的芬芳

大路赤着胸膛

和往昔一樣

大地生滿了荒草

農民向各處逃亡

一樣

逃亡

噴着水露，有小草在徜徉

失掉家園，離開故鄉

路旁的槐樹

支撐着低落的垂簷

春天去了，春天再來

大地一黃一綠的轉換

經過了災年

航行在海上的人們

時日過多們緩慢

抑止不下的鄉愁

寂寞的聲音

看夕陽看紅霞……

——盛夏某日。

醒來

——五日。

問一個人

你把詩集拿到礦上去了，
送回時帶來煤井的氣息。

你這喜歡掘發的人呵：

從地下你掘出了黑色的塊；

你從靈魂中掘出了什麼呢？

——六·十六·午後。

從酣々の午睡裏醒來，

聽見了遠鄰的鷄啼。

看了看手錶：

「呵！五點鐘了！」

我忘記了正是黃昏，

我說：「天快亮了嗎？」

——八月十一日鄉居中。

某夜

從酒場的門前走過時，

我嗅着了姑娘的粉香；

我就抖一抖黑色的斗篷，

鑽進一條黑色的小巷。

——二月春寒夜。

憶友

緊緊地握了一下手，

一笑你就走開了。

伴着你走開的：

有一陣破馬車的輪聲。

已經有這麼些天了，

我沒有接到你的來信；

黃昏時我不敢再走那條小巷了，

從此我愛坐在窗下悵望晚霞。

卽興

午後六點來鐘：

我時常在塘邊站。

因為，我愛凝視

小燕子的掠水；

因為，我愛凝視

肺病者的釣竿……

可是傍晚的陽光呀，

有些悅眼睛了！

設想

設想傍晚時：

坐一輛火車，

從曠野裏穿過——

——八·十四傍晚，鄉居中。

小 憶

在年華的煙霧裏：

際已經衰老了。

西望長安於日下：

她呀，她呀。

我再也憶不起

她的音容了。

但是我總忘不了

第一次熱情的激動呀！

——初秋某下午。

煙 火

一個秋天的下午：

我閉在一間屋子裏，

推開了樓窗，

想看葉落；

我忽然看見了

夫役們挑起

落葉的煙火。

我就自己對自己說：

『這真是一個啓示呢！』

隨後又鋪開了一張紙

想了半天……

可是我却寫不出什麼。

——十月初某午後。

生 命

當第一次瓶花枯樵的時候我笑了。

我說：『生命該是多麼倉促呵！』

當第二次瓶花枯樵的時候我又笑了。

我說：『生命該是多麼冗長呵！』

△因為這回我想到了自己▽

——十月十四日。

偉 大

我偉大！

因為我覺到：

我偉大。

若不然：

我怎能還活着，

還說話。

若不然：

我早就甘脆

去自殺；

省得挨人罵。

——十月中旬某夜過半。

遼 河

道一聲珍重罷！朋友！

我是這樣悄然地去了？

——當春光要抱宇宙的時候：

這時在南國也許開遍了

錦繡的草花，

但是北地裡還是吹着

漫天的風沙！

在風沙裏轉着的朋友啊：

你們爲什麼都蒙上了面紗呢？

是怕麼？

怕風沙打入了你們的眸子？

怕風沙泥污了你們的朱顏麼？

木 風

但是：祇要吹不透你們的紅心
不還是一樣地擁有着青春麼？

姑娘呵：

用口紅染紅了你們的嘴唇，

用什麼才能染紅了你們的心呢？

啊！

遼河永年流着濃沌的憂悵，

春風也挑不起一點笑的波瀾！

唉！這是凝固的世紀夢罷？

如同被風沙遮蓋了的

楞嚴寺中的泥金，

無語地沉銷着幽靜？

在風沙裏溼沒了往日的雄渾！

啊！現在祇有昏鴉在飛，

有若做着晚禱的黑衣聖尼：

在古老的殿堂裏

怯々地在追尋着古老的蒼夢。

但是聖母像前的白蠟，

等待着誰來燃起呢？

一隻纖嬌的處女底手，

(這手是如何的溫柔啊！)

顫動了，顫動了……

唉！你就讓火光敲碎這沉迷罷！

拭去這久積的蒙塵

在腐朽了的迷茫裏

彈起一根新春的鍵子罷！

讓那神聖的音波在人間震憾，

裂開那籠照一切的陰翳罷！

偶 感 集

偶 感

藍

麥

當我撕掉了最後的一封信，
我流淚了！

不是悲傷，

不是憤怒，

更不是惆悵，

爲了一段歷史飄然的溜過。

這歷史，

不是殺人的英雄的記事，

不是蓋世美人的艷聞，

而是極平凡的一片寂寞！

寂寞的像一片葉子失掉了顏色。

我就踏着這些失了顏色的葉子，
我走進了一所深而遠的

落了葉子的林中，

我僅有仰着望青空，

沒有雲彩的青空呵！

歸

我頂着初秋的夕陽光

在掛着紅了黃了之長春藤的

高樓下走，

驀然憶起了朋友在信上

告訴我的話，

『老金，你再別寫詩了，

你已失掉了寫詩的年齡！』

我仍然頂着陽光，

在鑿着高大的石礪

平鋪草坪的廣場里走，

想起早晨妻在門首告訴的話：

『早些回來呀，

孩子老等着你哪！』

我緊々の走了幾步噓了一口氣又鬆懈了。

會

八年未見的老同學來了

『老金，你瘦了！』

『是的，我瘦了！』

瘦是我生活的成績吧？

瘦是值得可憐嗎？

哦！今天覺出瘦的難受了；

打同學的咀里告訴我的。

恨

我這樣的人，

最好不想起家鄉，

不想起父母與妻子，

像一隻落在河里的枯葉

隨流水而東游西蕩！

我這樣的人，

最好是個白癡，

不知痛不知苦，
不知恩不知仇，
不！我這樣人，
最好不活在世上，
最好不知道有個世間，
否則太怯弱了。

一個下午

疲倦了在辦公室里
不敢想起家里的事妻子的臉，
打窗格上腫起天空那片雲彩，
一直等到它飛過去。

一隻紅小的蜻蜓，
靜停在丁香葉尖上了，
風吹着它的翅兒煽動
不知它是什麼心情呢？
陽光照着丁香葉子發黃。

七月

七月

今年的七月多雨，
而我的雨衣壞了。
人在寂寞時愛向外邊走，
像鳥兒倦了也不知歸。
故我屢屢在街上遇雨，
更多看見了寂寞的雨中風景。

水中花

黃昏，
看見小攤上的水中花；
反覆想着一句話，
人類語言中的一句熟語：

△鏡花水月▽

水中花！

水中花！

買一枝帶回家去吧。

中元夜

中元夜，

巷中有人燒紙，

帶孩子去看荷燈，

天上的月很明亮。

地藏香

黑夜，

星光滿天，

隣人的院中，

插遍了地藏香。

點點的夢一樣的香火啊，

想起了幼時七月的家鄉。

槐樹

七月某日，

夕陽已落，

忽降雨，

我獨在街頭散步，

怕雨打濕了衣服，

急躲到一棵槐樹下。

幾個陌生人，

把這棵樹，

當作了一把大傘，

一面望着雨。

不多時，

雨已住，

樹下的人，

皆各自走去。

我悲哀地，

而且真切地，

聽見了一個婦人的獨語：

「孩子，雨已住，

我們好回家了，

你頭上有些發熱！

雨把你澆壞了，孩子！』

她一手摸着孩子的頭，

孩子沒有言語。

望着蒼白的母子二人的臉，

我也走開了，

仍然獨自向前走去；

悲哀地，

而且真切地，

（自己也莫明其所以）

記着那母子二人蒼白的臉，

和那婦人的獨語。

白塔山夕望

日落矣，

遠山更遠了。

暮色罩住了這衰老的古城！

黑暗暗，

真是一片茫茫的人海！

可衰而可憐的動物，

又在忙着炊爨與找尋亮光，

不是嗎？

看晚煙已四起，

滿城中已是萬家燈火了。

四〇年夏末作。時居故都。

非詩詩草

金 音

他的前程越遠了
一個友人悄悄地
離開我。

四、人與人

深夜聽大鼓

(什麼是藝術？)

什麼是鑑賞？)

人與人中間最誤解的

是：「她唱的倒怪有意思呀」。

五、創造命運

創造命運

相同創造迷信。

六、啞謎數種則

誰是牛？

誰是飲牛乳的？

誰是飲不起或不屑飲的？

看太陽

是想一看初昇的

卻總是看落日

從蛙鳴的水濱

聽着蛙鳴。

二、無 詩

沒有夢的生活

是生活渴求夢的時候

我沒有詩

卻相同做了無詩詩人

三、一個友人

他的音容越近

七、我的報復

蚤子滿身竄

我對於我憎惡的底報復

不過是搔自己的皮膚出血而已。

八、燈 光

燈光

是黑暗的助桀爲虐者。

九、我的日子

我的日子是什麼？

——從沒有夢的晝

——到想得到夢的夜。

十、誤 認

打開童年的ALBUM

能有誤認是「將來」的遺跡

不幸福麼？

十一、生命的火焰

生命的火焰

專燒愛生命的。

十二、生命是玩具嗎？

走進個我不想把生命比做玩具的地方

生命是玩具嗎？

一九四〇年九月某深夜

寫完自讀，好像不像詩，一個朋友說像「語錄」；題曰：「非詩詩草

一。不亦宜乎？

——作者後記——

關於詩與散文底關係及詩底本質

詩壇與文壇

萩原朔太郎著

沉流譯

詩和散文的精神

散文的精神，是擁護美，把美揚揚於意識表面的作品。在文學上是屬於詩的形式。但這在真正的意義上說，却不能算作寫實主義的文學。因此自然主義的文學論，極端的排斥詩。由於近代小說的構造作觀點，想把詩的精神一筆抹殺，成爲嚴正的文學，在日本是發生於自然主義以後的。在此以前（紅葉和露伴的小說）的作品，或是各有其自身格律的擬似韻文，或是把美的觀察，強烈的表現出來的東西。那些稱之爲「美文」或「散文詩」的作品，無非也是屬於詩的形式。自從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發起以後，由文學的園地裡，把「詩」完全趕出去的時候起，真的散文精神纔萌芽，真的寫實主義的近代小說纔猖獗。

近代小說的寫實派，是以否認詩的精神爲出發點。反言之近代詩以否認散文的精神爲熱狂的目的。如是遂有「小說文壇」與「詩文壇」不相結合的兩條平行線產出。在此稍前的小說是以美麗文語寫成的，這種小說是屬於廣義的詩底形式。當時是以詩爲中心如太陽，其他如文學是循迴於軌道上的遊星。因此在當時詩和詩人，便佔據了文壇上的重鎮。小說家和散文家遂成了他四周的藩屬，現在却反過來，昔日的藩屬獨立起來，舊時的權威者，反受壓制下去了。

抹殺詩的詩人

詩沒有它自身的美學存在，隸屬於散文學的時候，正是象徵詩的滅亡。但是日本的詩人們，從自然主義產出以來，便把自身的審美學丟掉，盲目的服從於散文的，審美學之下隸屬於自然主義所提唱的寫實主義，排斥詩美，唯物主義底樊籬中。他們自己是詩人却否認詩的存在，擴斥詩底生命與寫實主義。這樣結果便喪失了詩的作法以及詩骨格的形式和韻律，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詩完全被分解爲散文（分行的散文）了。抹殺日本詩的正是日本的詩人。我覺得可

惜，這種歷史，而又可恨。

詩與散文隸屬關係

詩隸屬於散文底美學的時候，正是詩的滅亡日子。但是反過來散文隸屬於詩底美學（詩精神）的時候，却未必是散文滅亡的日子。爲甚麼呢？因爲在此種情形裡的散文，在它自身底形上，以散文詩即可成立。無論在西洋在日本，古代文壇裡，散文沒有它自身底美學存在，而向隸屬於詩底美學的，把詩當作文學的最高峯的軌範。又因在西洋和日本古時的小說隨筆等，都是以帶有韻律格調的美麗文句寫成的。在內容上也很強烈的頌揚詩底美，事實上就是「散文詩」；散文由於覺悟到有自身的精神存在，才脫離了詩底隸屬而獨立這不過是十九世紀末以還歷史的新記錄。

但是在散文盛行的今日裡，假設詩是隸屬於散文精神時，又將如何？在這種情形時和散文詩（用散文的形式寫成的詩）對立的詩的散文（用詩的形式寫成的散文）將沒有成立的可能了。因爲「以詩精神寫成的散文」能存在，「以散文精神寫成的詩」却不會被人顧及的。這也就是象徵詩的滅亡。

以詩的體裁寫成的散文

在日本的詩壇上，會由於沒有才能的詩人的濫作，號之爲自由詩的詩沒有美的觀感，詩的精神，在形式上也沒有詩所應具的格調，修辭學。實質上却脫不開是散文，但是他們却把它分成行，在印刷的體形上也模擬着詩底外觀。那也許就是前面所提過的詩的散文（以詩的體裁寫成的散文）；事實上這種的詩人，是和自然主義同樣排斥詩的美，隸屬於散文精神的人們。

走向詩的獨立戰爭

自然主義的文學運動是把散文由詩底隸屬下，使其獨立，給小說一個正當地位的運動，也正是在文學史上的散文獨立戰爭史。但是在今日之下，舊時權威者的詩，却不能不由被壓迫被新興勢力所排斥的脚下，鑽出來再和散文挑戰，擎起詩的獨立戰爭旗幟。

詩底新版圖

詩底命運很像小國荷蘭和葡萄牙。曾經是它領屬過的廣大的版圖，在本國內已經叛亂，獨立而甘屬於散文帝制的權威之下。詩在今日的地位，於文學底新版圖裡也許正像世界的

三等國。

液體化的文學

詩的創作，是把詩人底內心經驗的對象素材，按着韻律變成液體化的技術，所有的物質由於液化的過程，而失去了它固體時的形相。詩底表現，是把生活底經驗，經過想像，弄成帶有漂渺模糊風味的東西。經驗裡的素材，只不過是固體粗形的文學，不堪叫作詩。

興奮與灌溉

詩的創作主要動機，不是感情或情緒的興奮，是被日常生活所擠壓的東西，遇有某種機會而想到解放的機緣。所以詩不是像用酒精麻醉後的熱情興奮，是久積在心池裡的水，靜穆地優美地波動着向平坦的地面上灌溉一樣，常有其藝術的準則。詩假若是單純由於興奮而作的話，便是本能的盲目的。反之詩永遠具備着清澈的眼睛，展望着它周圍的風景，悠恬地波動着情緒的波紋，詩是情緒底灌溉而不是情緒底興奮。

詩的趣味

多數陰鬱詩人底詩的內容，充滿着他不幸的性格和環境所賜與他底命運，於是這樣詩人底詩，唯有陰鬱，但是詩的表

現常有誘惑人的快樂字句，和蜜戀的美麗韻律。

詩底內容由於作者的性情而不同，但是詩的形式韻律通常是以「美」為方式的。這裡所說的「美」是滿足他人底快樂，這點詩和音樂本質上是相同的。卡克夫斯基的音樂是以最憂鬱表現着灰暗的情操，以最樂最美的韻律演奏出來的。正是和其他的音樂一樣。

詩底鄉愁

詩所願表現的抒情，本質上和音樂相同。音樂所訴奏的是蘊藏在人類底靈魂深處的秘密。是走向永恆去的時間性的鄉愁。恐怕這正和動物底向火性一樣，人類底本能的靈魂，向現實作舞翅的思慕！詩與音樂在主題上，同是取材於戀慕旅愁的。由於這種不可思議的神秘戀慕，旅愁底情感，強烈的鼓動了靈魂上的鄉愁，於是成爲喚醒沈默的心底詩情之動因。如芭蕉和西行的日本詩人們，常是愛繼續着漂泊的旅途，歌德和拜倫等西歐詩人常是以愛追求愛，想度着終身戀愛生活的。畢竟由於這種靈魂的鄉愁不斷的受着鼓動，他們的詩情，才永遠在活潑着。

詩底傷感

你向一位正在悲哀時寫成的詩底作者，問他這首詩底悲哀原因時，他一定不會告訴你悲哀的具體原因，除掉一個模糊的回憶外。因為詩人的哀傷原因，不是在經驗後發生的，是由經驗前的純粹記憶發生的。詩人底悲傷，正像許多惡夢中的哀悲不能用語語表達一樣；並且在夢境中所感到的悲哀情緒量比現實生活中的更痛切數倍。

因失戀而悲泣的詩人們同樣也不會說出「真的原因」來。正因為詩底情緒上的韻律，有着失掉愛人的實質問題以上的觀察存在着。凡是寫失戀詩的詩人們正像一般人聽着美的音樂而歡歌一樣。把不幸的經驗裝飾起來，玩味着不幸中底快樂而悲泣。詩人們的情緒常常是發生於經驗前的，單靠着現實的事情不會有因果。

普通說起來，經驗對於詩人，不過是創作上的動機和素材罷了，有失戀的動機而使人寫成一篇詩，但在詩人實際所歌頌的韻律裡，確有超過素材以上的某種東西存在。大概那就是根源靈魂底永恆的鄉愁罷！由這點看來，詩人顯然和散文作家不同。小說的散文作家，是以他們取材的經驗自身當作文學底內容，他們不知道在夢境中所感到的漂渺難於捉住的情緒。他們底情緒和哀愁是現實的。經驗的原因和結果，很顯著的分開。在散文作家的面前，正合乎「人情」二字。於

是他們向大眾解說「人情」，由於「人情」的傷感，能使大眾起了共同的悲泣。在詩人的面前沒有任何的人情存在着。因為事情底說明不一定有因果的背景在。於是那便是不能說明的，向大眾底感傷性訴述，也不會得到同情的。這樣便造成詩人底孤獨不受大眾歡迎的主因。

詩人與感傷

在本質上說詩人不能不是「情感人」，但是人情的感傷是一流詩人所不必需的。真正的優秀詩會打動有着崇高的永遠的靈魂的志士和哲人底心。單純能激動女孩子們底傷感或快悅的作家，不過單是俗鄙的大眾作家而已。純粹的詩人向忘掉「感傷家」或「感傷性」的途上邁進。詩人正和科學家一樣應當有「超人情」的念頭。

四〇。九月末日

死

崔 伯 常

腰帶札得緊成成，
烏拉穿得俐伶伶。

呵呵！小夥子爹！你吃娘長。

長大了別忘你爹娘，

去吧！於是：咱行李上肩頭。

一 章

打過烏米，開過「香瓜定！」

踏過秋天的紅樹葉，

頂過冬天的涼星々：

咱生在屯子里。

二 章

一來二去，咱長大了！

要過老牛樺，騎過女牛背！

刀尖兒挖菜，腳丫兒踩水：

在亮天的日子裏，咱增加年歲。

三 章

咱爹々愛「老莊」，不讓咱上學堂：

平頭剪得脩整整，

布衫洗得亮生々，

四 章

丟掉門牙，變換來白髮，

那無邊沿的衰退，蝕頹了咱那二老人家！

咱挺起胸脯壯口氣：

這算啥，爹媽磨把咱白養大，

擔起來！咱伸過去肩頭，

擔起爹和媽，擔二妹々三妹々

和咱那老疙疸。

五 章

兩個冬天的早上：

兔腳兒跑瓏台，雪皮兒凝霜，

四古台：送去二妹々の紅油櫃，

駝龍寨：咱拉去三妹々の嫁裝；

咱爹的喜酒喝的响，

咱媽的煙袋抽的香。

看自個的兒子多能事！

像個大車柱，像個租房梁，

黑肥壯！個子小點兒礙什麼。

六 章

二十年：打甕坑燒火，打烟筒冒烟，

咱治下半年地，一處房園！

老疙瘩大了，哥々の鬍子硬了黑了，

老人家着急給大兒子定家眷，

眼見滾過四十，擔心兒女晚。

於是，媒人來了！那天下小雪，

咱怕嫌個隘，現買的新氈鞋！

却把咱老疙瘩相看安。

七 章

那算啥！好漢到處家，

就打：看不上咱老大，

看上了咱家的老疙瘩。咱說：

好！哥兄弟應該有這份義氣，

咱救人救到底。咱替老疙瘩打乾菜，
看日子。娶來了：大麻子。

八 章

哥兄弟是肉親，

媳婦是外來人，兩個心，

成天老是別々扭々不得勁。

咱這成年在外頭跑腿的呵！

夏天回家了，哪是咱的家？

大熱的天頭，被得包個登々緊！

那晚上光光膀，她：大麻子，

左一口右一口咬咱不是人，

咱憑腥紅的血和汗換不來知恩；

呵呵，眼巴巴看人家兩口兒鬧親近，

咱手摸下額：燈影兒動黃昏。

九 章

咱憧憬那神祕，咱要現實那夢幻，

咱也是一條好漢，灣腰架起四斗糧，

會編醬斗蓬，會打坯，會漫堵！

爲啥聞不着那股香，
散不出咱這混身繃緊的力量！
因此：咱大着膽，紅着臉，
去一蹶平康里，去一蹶平康里，
呵呵！我那心尖兒上的姑娘，
咱交給你四十多年來的苦道，
你過給咱一身楊梅瘡。

十 章

咱走道拉跨，撒尿流澆，
眼瞅着一半要爛淨，
家，回不去了！活，做不了了！
死吧！咱不再掛爹和娘：
園子有了，能吃着新鮮菜；
房子有了，能睡着熱呼炕。
只是老疙疸呵！你別錯疑你哥々，
別看你媳婦不像樣，未來的日子長，
花兒開了，花兒枯了！
你哥々手把着樹根兒望家鄉：
你兒女成行。記着呵！老疙疸！

娶上媳婦就叫他們帶出去！帶出去！
那：他們會有愛，會有香，
會從獨創中抓住發長。

結

紅犇僵死着人屍，
青蠅嚶々鬼語：
人間有一個靈魂掉了！
靡聲响，無邊的恬靜，描畫着廟堂。
等香爐亮着香！這無聲的死，
才放出破脆的鎗。那時候
天已晚，人都吃完飯了！

九月十七夜十時。

詩 談

古 丁

詩的製作，與其是寫，毋寧是吟。很少有勇氣去吟自己的詩的詩人，詩已經敗北給漢字了。詩人要用聲帶去寫詩。然而，卻偏偏以漢字當彩筆。

民謠似乎是可以當詩人的師父。詩人要先去聽聽那粗野的民謠。然而，並不是殉葬給民謠，毋寧要超越了民謠。

詩人要有遼遠的理想，唯有理想是他的詩泉，葉遂寧失掉了他的詩泉纔自殺的。因為他的生命就是詩，無詩他的生命只可以化爲屍。

詩人是一代的苦惱的代言人，他不能代言那一代的苦惱時他將無詩。詩人不是一個平凡的市民，他以言語的鍊金在於人類做着世紀的發明。

詩人將燃燒了他的全生命，一字一句將都是他的脈搏。詩

人和他的詩不能有距離，連顯微鏡底距離都不須有。散文家往往不必能詩，便也不出此理。

感動是很要緊的。一篇詩，往往詩人自己都不會感動時，那詩是「賦」。敘事詩，也同樣不是「賦」。即是敘事詩，詩詩人也不斷地須要在那裏抒情。——從第一字到最末字。

感動是共感。詩人當然會知道一代的共感。這時，詩人便必須是一個無閤的劇作家了。他的劇，是經過鍊金的言語。

自己的感動也有和共感相通的時候。這時，他已經成爲一代的苦惱的代言人了。

環境是自古至今，永遠對於詩人沒有不良的場合的，他沒有權利去怨恨他的環境因爲他是一個環境的製造。

詩人最無私。他幾乎就是天。

詩的途徑只有一條：對於人生的篤愛。

九月二十七日

牧師的呼籲

燕 爭

上帝：假如你能踐你的約，那麼請你使我在今天再活一遍！讓我的頭再轉一轉！讓我手擎得起鞭子！可是再不把鞭子放在你的羊身上，我將使鞭子變成一團烈火，由我持着，把羊圈到羊圈裡，或者作維護我生命的利器，因為我還要為你找羊！

上帝：你聽！禮拜堂的鐘聲又響起了。你驕貴的兒子們都匍匐在壇前。台上還缺少一個替你發號司令的人，雖然他們是躺在佳美之園，是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場上吃草；却沒有手給他們按摩，沒人替他們挖去蛇行的印跡。求你使我在今天還活一遍，放鬆我的頭和手！我活着却也一半是為你。

千百年的日子匆匆滑過去了！你刻在水成岩上的字亦被水沖得模糊了！模糊裡我看那字跡上是蒙着一層層的水紋，年青的姑娘搖着紡車的時候，不是在竊笑自己像百代前的老太婆般的得意嗎？上帝：爲什麼你眼內充滿了淚？這樣我該是褻慢了！

你看：肥壯的羊用肩擁擠着瘦弱的同類，用蹄踐踏着吃剩的青草，攪混渴剩的清水。你固然要判斷，但可否容我借着你的靈語，靈妙的力量，把他們排開呢？那瘦弱的都送給你！

你當同我立大衛的約了！雖然以往內在的衝動使我違犯你的戒律，這時你能看見吧？我身上的罪斑，由黑……而紅……而白了！啊！因為我是漸之地同你談話了，叙說我在你眼中像一個馴順的羊的希望。

我的家鄉：幾年就沒下雨，草兒年々都是黃的，樹兒從沒有一次轉綠過。可是他們都沒有剩下。黃弱的細草，濕潤的紫樹皮，家鄉人都貪婪得像狼豹似地挖着剝着吃了！請你給一點雨吧！不要說：這是指定賜與的田野的樹的果子！

私語：

我雖躺在上帝的鞭笞下，我到底能持着一條鞭子，他騙了我却也給我按上一個能說謊的口，在今天我還能活一遍，頭，轉一轉；手，再動一動……

詩

法·保羅·弗特 作
范 紫 譯

我望着她的手重新招回那如雨後花簇般升起來的光明；她指尖上的光焰招引着天上的光焰，爲了這集結了的光焰，葉蔭下大地裡的小鳥們，被誘長出來的愛之冥想，使我潛回了自我，回到過往的日子裡來。

如今，我作成的這個肖像，究竟是誰個的姿態呢？使她表現了的生命，唯有這個是再不能修改的了。重新湧起的我往日底記憶；所有往昔的情慾；不可預卜的夢影片々；我未曾知覺到的一天裡底偉大的力的全影；不就是這些還有什麼呢？我曾尋思我是否在愛着她呢？於是我自身也溶進那陰影裏去了。她自由了。開始四下徘徊着了。然而如今我又重新是凝望着她，於是又重新界劃了她的地平線。

保羅·弗特 (Paul Fort)

保羅·弗特生於法國，一九〇五年曾主編著名的「詩與散文」雜誌，一九一二年被推舉爲「詩王」。爲了他的天才，一時成了法蘭西詩壇底寵兒。他底作品的特色：是把詩句寫成散文形式，打破了因襲的羈絆，韻文只基於自然韻律而構成。會著有法蘭西歐詩集二十卷。

某日紀錄

鄧
東
遮

午後三時：落雨。

一銀髮老客人來。

於滿生綠鏽之無脚銅鑪中，

我插上一柱香火。

講庚子年間的故事，

衣衫爲淚濕透了。

「而今的空山古刹

尙有遷世的前朝遺民麼？」

沒有回答，輕歎息。

家園的悲恨，如煙；

有一支夢，卻破碎了。

心底彈動

衣
冰

在深秋，你若打量自然的景象，

那須裸出一個彈性的胸膛；

能呼吸冷透的空氣，

到冬天，才有活的希望！

冬天，這裡有北極的風涼，

在黃金的樓頭呼響；

然而不做溫情的酣夢，

那怕大地朦過一層冰——霜。

有胆力，還可踏着寒霜歌唱，

如果彈動了人的心情；

你得保重些——

那一段時光不能輕放。

尤其是你的一棵活心，

要小心冷箭的暗穿；

披緊祖先的理想，

找回飛失的，大地底春光！

一九四〇，九，一九。

火山地帶

陳

蕪

我因賃居於火山地帶，

被控告而禁錮了。

風聞牢獄的跳蚤是吸血的，

而槓屍架下尚有失剩的鎔爐；

自己雖知道巴刺司隆是真人類的家宅，

卻爲黑衣僧侶的朝露之譁辭而心悻呢！

我無罪狀；縱有罪狀，

亦是不可宣布的，

克洛諾斯的法官說是

悖犯了逐加法典的某一條，

統治者之法則以爲

我的流動之血液是未曾昇華的。

我猶執拗於我立體的噩夢，

那阿波羅如不是魔法師的幻術，

我的力量，和我的信念，

將更會鞏固，如埃及王國的金字塔。

（借問一聲，自遭厄難來，

我真成爲凍癡了的冰柱，

或冷僵了的隕石麼？）

蟲蝕的契據

駝

子

城

駝

子

母親於某日整理老屋

搜出一幅破爛的紙張

那是被蟲子嚙了孔的田契呢

有一股霉氣刺人口腔

上面的年月辨不明

有誰能認出那曖昧的字跡？

衰老的母親只會歎息着

說這將是無憑的廢物了

是的，然而這遺物總不肯拋棄

被蟲子嚙了孔的，沒着落的契據

風雨之黃昏我快々的想——

而今，這田地在哪兒呢？

古城是適過一百次姓氏的老蕩女

還擺着什麼莊嚴面孔呢？

夕照裡已有衰邁的象徵

城門永遠吞吐着人

一百個朝代

一百樣衣冠

城壁展覽着古今的廣告畫

唐、宋、元、明……

漿糊早有些腐臭了

長街上睡倒的癱瘓人

經數千年狐狼的踩跨沒有翻身

沈々的大夢幾時醒？

十月二十日改抄

去吧！賣淫婦

季

風

我沒有「婦人之仁」對你憐憫

去吧，你這不要臉無可饒恕的東西：

你非迫於生計你不是圖謀生存；

你祇是爲了滿足你無厭之淫慾。

你朝可以秦，暮可以楚，今夜迎張，明天可以送李：

你還說什麼節烈，貞操，志氣！

去吧，去吧，你說什麼誰不了解誰；

我太知道你，我太知道你：

你打開你那污暗之門

把無數迷惘苦悶着的青年拉進。

你會花言巧語，你會脅肩諂笑，

你會打算「親近你的人」的腰包，

你會向這個人編排那個人的是非，

你會，你會，你祇願往臉上抹粉；

你却忘掉你祖宗三代之清白被你污盡；

可笑呵，你還說什麼天理，良心，人性！

我說你「奴心未死」你還「講嘴」；

事實上你却把「奸污你的代價的金錢」當作了「恩惠」。

去吧，你這不要臉無可饒恕的東西，

我沒有「婦人之仁」對你生一些兒憐憫：

有手在，我是要把你的全臉，你的繡衣，你的「瞞心昧己」

的言語，一齊扯碎呵，扯碎！

四〇年九月中痛苦之夜

在世界上，這裡，那裡——

全擺出了地獄的場面，

但這不是在演劇啊，

倒下去的仍然可以從幕後爬起。

有一天，總該有一天

當不能再容忍的時候，

都跳起來，都跳起來，

起來把你「運命」的鐵鍊掙斷！

八月十五之月

吳 郎

你依稀是一年前十年前的面孔

雖更微明於你的心際在今夕

但却掩飾不了你和地上一樣的黯創

這歷盡十年來幻夢的黯創

看今夕風清你巍然於高空

你當無意回瀾於那黑雲的襲擊

因為你已充滿了自慰的心情

但你終會有你的哀思

這四野的秋聲僅優於草叢

似悼傷於這榮華一世的末運呢

今宵這一幅美秀的圖畫

是詩人用淚眼來描成的

你該用你的慧眼來灑淚吧

遍酒在你這已失了吼氣的田園

且莫愛了這一幅清麗的姿色

讓九月秋風吹斷了你的遐思

新詩可以吟唱嗎？

衣 冰

『新詩，也必須吟之有味，唱之成調，那才是好的作品。』

這是誰說的，倒不必究明；不過，這種論調，我是不敢贊同；也許有人說：反對者就是對於詩理組織不健全的分子，那也只好聽其自然了。

我總爲新詩關於韻角的顛配，不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技巧，然而，意識的成份，却較比技巧別有力量——感動的人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讀者的內心發動的，有令人回味的價值；如果一定要托腔來吟吟，或者弄個調兒唱唱，這雖然可能，但是，一吟一唱，詩意就不像默讀那樣濃厚了；要吟，必須注意韻角的顛配，要唱，必須注意調調的動聽，因此，往往忽略了意識的含蓄，同時，吟唱所發出的音響，那是歌，而不是詩，新詩的感情熱力，是動蕩在內心，歌唱的感情熱力，是形於外面，所以說新詩可以勉強吟或唱，但，吟的，唱的，却不能完全有詩的價值，而

多半不是新詩。

總而言之，新詩不是山歌民謠，更不是七言絕句，它的藝術價值，不在吟唱，而在於感情的熱力——潛伏着的熱力。

一九四〇，九，二三，

關於詩

詩是狂歡、泣淚、愛撫、口調、嗚啼等底茫然表現；把這樣事實籍着分節的言語而描寫的嘗試便是詩。

詩在民衆間，很盛的存在過；古時民間便有，傳說、歌謠、等的創作，但至今日民謠的聲調却不存在了。尤其是語言創造的消滅是更着人注目的。大學圖書館裡記錄的言語出生——可惜現在只有少數存在着——和多數的死滅，翻開有名的辭典可以找到靡聽過發音的字句來。並且那些字句，在詩裡都是美的句子，但無論如何，最近五十年來，這樣句子却成了死優語。

（保羅·維雷里作，沈流譯）

我之與詩

「靈魂」的界境

吳 郎

季 風

我們都是爲詩的靈感所懷抱的人，我們雖非詩人，但我等却具有着爲人間意識衝動所表現的詩魂，所以解釋做我們爲詩的愛好者，或者是詩魂的近索者，則頗近於我們的心情

詩該解釋做凡有情感的寶藏，不過這種真摯的情感，是囿出於寶藏中的衝動心緒，我們對於此心緒是否爲詩魂的報酬於人間者，則是值得可以提及的事，不過若是過於偏愛於個人的效能，也似乎未必是個詩魂的冥索者吧！

倘若說詩會拒絕了意識而專依扶着情感，想來那是自己「人工的樂園」築造者，而仍未能把這詩魂開拓到人間裏去，所以如果詩具有棟長的美的話，在人間的報酬上，所取得的則正是詩的意識性格。

我們都爲着詩中的熱感所征服所煽惑了的，我們更相信着如果沒有人間的詩魂，會像沙漠缺少了清泉，春天沒有了花草一般的寂寞與枯渴，爲此，我們以着愛惜於生與浮到心頭蘊宿於胸際的感覺之性靈，該盡一些非詩人的責任。

詩是用簡單的文字來表現濃重的感情和複雜的事物的；它必得有誘目的顏色和動耳的聲音將讀的人領入一種「靈魂」的世界境從而激起情感的最高潮。讀杜子美「第屋爲大風所破歌」和雪萊的「大風歌」特別的是使我們感到這樣的「詩的生命」的存在。

雖然不是畫定一個公式的意思，然而我覺得詩是應該具備這些條件的。

九月中之一夜

風物詩

吉 林

早晨 上牛馬行

在菜擔子前

看女人們惺忪睡眠

奉 天

力

貝

晌午 乘輛馬車

穿幾條深巷

尋一尋衰老底歎息

煙塵中的古城呵！

古城中的煙塵呵！

營 口

黃昏 登北山亭

看完了落日

再數一數霧裏街燈

像一條長蛇臥在水溝邊。

蛇已經老了，水快要停滯了。

陳病的蛇身上已有蝨在蠕動。

深夜 獨坐江沿

抽一顆煙捲

聽々風聲聽々波語

腐水的臭氣刺痛了旅人的鼻子。

(呵！古城一日記)

歌
謠

呢
喃
燕

小佛歌

一個小泥佛，
兩個小泥佛；
悶在小廟裏呀，
常年地默坐。

※

有人獻酒筵，
有人燒香煙；
可是小泥佛呀，
嚙不着一點！

※

傻子來求情，
和尚來敲磬；
和尚騙傻子呀，
是誰幫的誰？

老牛歌

難爲你有一條命！
難爲你有一條命！
讓你拉車你就拉，
叫你耕田你就耕；
等到人家想宰你，
你就伸出去脖頸。
白白死了就拉倒，
死了誰感你的情？
你這堅忍的奴隸：
生命於你有何用？

新勸世歌

杜白雨

先生，有酒你就喝吧，何必呢，胡謔八扯！

你够不上吉普賽，

既沒有帳篷，馬車，

又哪兒來的流浪世界？

而何況，

就光會哇呀哇呀地瞎嘔，

撥不動一根弦，也

唱不了一曲歌。

并且你有的是身分，

寧願空着肚子，

都不肯儉一個銅元，一塊餅々。

先生，請你再別要油嘴了，

說甚末把大地來開拓，
說甚末把文化來建設，

鬼知道，

黃河決口的時候，

有什末收成，

兵荒馬亂的日子，

哪兒來的大風！

先生，說正經的，

你也並不是一匹死狗，

你常々喝酒，發愁，

哼々呀々地唱着：

「生活是一條濁流，

流，流，何日是盡頭」

啊，可憐見，

希望和恐懼，

一同地害着你。

在你，

希望好比一桿扎鉛，

恐懼好比一條大蟒，

鎗兒是又瘦又鈍，

蟒虫是既粗且長，

先生啊，

明擺着兩下不成比例，

你怎麼老不肯把希望放棄？

并且，有什麼魔力你不肯扔開鬼臉，

載着它，在文場上打轉，

等夜深了，纔又良心發現，

呪咀着，漫罵着，還要殺要斫。

得啦，先生，

你趁早定一定心性，

到象牙塔裡來一場大夢！

先生，

站在光々的地平線，

儘想什麼峻嶺高山！

四〇年，初冬

於南新京

最近海外詩壇

春 山 行 夫

今年是一九四〇年，若說最近十年，當然是指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說。這是和一九二〇年代相對而言。通盤作個總結的展望，不能不說是最好的機會。

一九二〇年代底文學，主腦傾向是：時代主義，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等。至於文學的傾向，潮流，遂成爲國際間的合流了，含有多量國際間的成分。

一九三〇年代正是二〇年代的反動期，文學彷徨於地方主義，幽默主義，傳統主義，國家主義等等的歧途中，國際間通有的新興氣運，喪失殆盡，特別是詩底園地裡，可說是在不毛期送過的。

二〇年代裡曾有「世界詩壇」的名詞存在過，各國受了爲附合自己以外國家的情勢，步法等影響與交流關係，某國的詩人在另外的國度裡，也有知名的人了，像克庫多，毛蘭，維亞雷力等的名聲，在美國英國和日本也正像他們在法國一樣，破許多人注目，結局我們貫通了第三國底詩，明瞭第

三國底詩壇動徑，如蘇聯，西班牙，意大利，其他如與文學距離較遠的牙利，墨西哥，波耳等。自然日本詩底現狀也輸入法國而披知於世界了。

但是走進三〇年代裡，就連詩最盛行的法國也沒有像克庫多和毛蘭那樣偉大的新進詩人產生。也許是產生了？我們不知道！這裡所說的「我們」，不獨指着日本詩人論，同樣也含着法國以外的第三國裡的詩人而言。

德國和意大利究竟有怎樣的新詩人產出，或者是最近十年間，竟連一個新詩人沒有呢？第三國是完全不知道的

美國單我們不知道他們詩底動徑，連馬爾卡姆雷·雷在回顧這十年的時候，也寫過：「這十年裡是詩底歉收時代，已去的十年中沒有一位主要的詩人出世」。畢竟並沒有一位代表的詩人出現，只有英國算是有代表一九三〇年代的新詩人之活動。

這點可以說和日本底詩壇相同。日本詩壇由「詩與詩論」以後，便走進時代主義的反動期，「詩與詩論」後，只興起新的詩底氣運，能够代表新傾向的新詩人好像沒有一個出世，新詩人可以說是被地方主義，抒情主義的烟霧包圍了。

究竟爲什麼演成這種傾向呢？其因可分內外兩種：一九三〇年代底前半期，世界被經濟恐慌的風雨摧殘着，給社會生

活投上一個陰影，後半期，政治關係，世界不安，與日俱增，遂有今日的歐戰勃起。

然這點姑置不論，先決的問題是爲什麼單獨英國能保持住詩底傳統，與英國相較法國底詩之傳統，雖不站下位，但是可靡有一位代表的詩人產出，這問題的解答，是由於詩和詩人底想法不同而有差異。

過去的十年中不單英國沒有新的詩人出世，就是連詩或者與詩有關聯的批評，考察，恐怕也沒有與前世紀的浪漫主義詩論底隆盛相匹敵的作品產出罷！

或者是維亞雷力底詩論，以古典主義的名義而代表了這個世紀！愛里歐德底詩論，不僅是這十年間的傑作，也是亘此世紀中的足以碑銘的作品呢。

簡言之：詩是漸之的難作了，詩人在寫作上，所走過的舊道，新的詩人是不肯步塵的；單純由於某種意思而寫就的詩，不是時代的代表型。「好詩」應具有新的思考、實驗、時代認識等條件。

詩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沒有新的思考、實驗和時代認識的詩人，常靠個人的「趣味」寫成「好詩」。但是所謂「好詩」果然名符其實嗎？爲了想證明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思考、實驗、和時代認識的話，把詩當作手藝品，而妄加評價，連誰也不

會承認是合理的。「那是多少有些時代型的詩，那是比較好的詩作」（愛斯拉包溫德）這話流行後，詩底評價基準，由批評方面很容易的移向狹意的趣味」來。這種事實在日本詩壇現狀裡也有。以此算作一九三〇年代詩底特徵寫在這裡。

英國

英詩的風味，因有詩論不絕的產出，詩人底詩多半受了思考訓練的影響，這種事情，不單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如此，便是英詩古來的傳統也是如此的，準此可以考察出來英詩的各時代的情勢，所以詩人在寫詩的時候，應澈底明白自己所寫的詩，在今日的時代裡，站着怎樣的地位，詩人想擁護自己詩的主張時，沒有歷史的見地，只以個人的見解作批評是行不通的。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愛里歐德，包溫德，里德等人，貢獻了如下的批評作品：

T·S·愛里歐德底『詩底效用與批評底效用』（一九三

三）『追尋奇異之神』（一九三四）『基督教社會之理想』

（一九三九）。

哈巴德·里德『現代詩底形態』（一九三二）『雪萊之擁

護』（一九三六）『詩與安那其主義』（一九三九）

愛克拉·包溫德底『新的創造』(一九三四)『讀法 A. B. C』(一九三四)『推敲隨筆』(一九三七)『文化指南』(一九三八)。

I. A. 理查斯底『喜爾利已底想像論』(一九三四)等。里德在此期間內，更開拓了新的美術批評之域，同時寫了如下的作品：『藝術的真蒂』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美國改訂版藝術的解剖)『今日藝術』一九三三(Urt. one)一九三四，『美術與工藝』一九三四，『實踐論』一九三六，『美術與社會』一九三七，『Eugene Stained Glass』(英國的像版)一九三七(?)。里德在這方面的批評抱負，把美術批評與文學批評，提至等高的水準去，實在他底抱負，也真的充分達成了這種工作，不單樹了一九三〇年代的文藝紀念碑，在末來的世紀裡，也可認為是這個世紀的重要收穫。

其次三〇年代新時代的代表批評有：

斯賓爾·斯賓達底『破壞的要素，及現代作家與現代信念之研究』一九三五年版。麥格爾·盧巴『詩底批評』一九三四，這些不專是寫詩文詩人韻詩論，也是和批評思想等有聯帶關係的文學批評。

塞希爾·D·路易士底『對於詩的希望』一九三四。維里亞易

卜遜底，『Some Versions Pastoral』一九三五年版。

路易馬克尼斯底『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一九三八，等作品是純粹詩人底詩論，同時對於詩底正統性改新上也有相當的力量。

F. R. 里威斯底『實詩的新方向』一九三二及『再評價』一九三六版等，雖不是詩人底評論，也是詩論家所研究的古詩與今詩之比較的總評論。

此外如麥格爾·盧巴『T. E. Humor』一九三八版，由里德開始研究批評，給予一九二〇年代底新的詩底理論以基本的影響，此批評更是次個時代的重要作品。

詩集方面由 W. H. 奧丁起始有：斯潘溫·斯賓達，C. D. 路易，維里亞易卜遜，路易馬克尼斯，來達斯·握那，查理斯·馬治，喬治·巴卡等人底作品。與詩人共同製作的劇詩，小說家有克理斯多亞·伊薩德。

英詩底降盛時代，是以愛里歐德為顧問的。菲巴與菲巴社把這些新進詩人底作品代為出版，這也是支持詩底活動主因之一。

在這詩人的集團裡，以 C. D. 路易(一九〇四生)為最年長以愛里歐德(一九一三)為年幼。這些詩人底共通性，是受了

愛里歐德底近代修辭學的遺風，達到最高的純真，同時思想上有些幽默的情緒。所以他們底詩，除掉富於寫象與寫實的表現外，同時也含有幽默的味調。此時代詩之代表者爲奧丁與奧丁會從事過救護自動車隊，參加西班牙的戰爭；寫出百行詩『西班牙受英皇室底王室金牌賞（一九三七）。這次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和他底朋友馬克尼斯一同移住於美國之紐約。現在是漫哈理的『新學校』的社會學講師。馬克尼斯是克斯爾大學的講師據說有入美國籍的消息。

奧丁與馬克尼斯會去過非洲，有『旅非洲的信』；巡遊伊薩維特與中國戰線有『陣地旅行』之作。創了旅行文學的新格式。此外雖不是直接隸屬於詩底運動的，如詩人查理斯馬治，湯姆·哈利遜等正在企劃集團觀察事業。

美 國

美國底新進詩人有：維利亞姆·可羅斯·維理阿支，婁拉·來丁，加特絡特·斯坦因，馬里安·開姆·波義耳等住在歐洲或是由歐歸團的詩人，左翼詩人有：阿其保羅·馬克萊斯，這些人們都是二〇年代的新角色。在這些人裏萊丁有由蘭達姆羅斯（一九三八）維利亞姆斯有由 New Direction（一九三八）馬里安姆有由英之菲巴社等代爲出版之選詩集。開姆·波義耳底『歡喜之日』一九三八年於 New Direction 刊

出。

奧斯因在量的方面工作比較多些有：『在美講演』一九三〇，『渾圓世界』一九三九版等作品。

馬克萊斯，去歲任美議院圖書館的司書時，他底從來思想，一時會成爲問題。客歲有無線電朗讀詩『空襲』一作刊出。

三〇年代的詩人們是隸屬於W. P. A底，F. W. P.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底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的。此爲由政府失業救濟作生發點，而組成的團體之藝術運動。

我在北京突然發現着F. W. P. 刊的散文，詩和畫的小冊子 American Shift (Wiking Press New) 裏邊的詩，頗富美洲風味，小說是些斯他茵派克等的地方主義之勞働派文學。

在新藝術派的團體裏有『Directions』年刊和『twice a year, a Semi Annu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rts & Critical theories』標題很長每年兩次發刊的雜誌這些都和日本的同人雜誌相同，還不足以代表美國的文學。但是由這些人的集團裡却產出一九四〇年代的詩人，也許有代表美國詩的可能性。在『New Direction』裡，日本新詩人底詩，有用拔萃的形式記載着。

美國出詩集比英國難得多，相當有名後，才能把半生作品收集起來出刊，由這刊行的小冊子裡可以透視詩人的整個人生，不是這樣的詩，多半是自費出版，我手藏的伊圭·維茵達斯底『赤裸之丘』一八二七年版五百部印刷六二頁兩打拉』○哈斯特·克來茵底『白色建築』一八二九年版五八頁兩打拉』(○美之貨幣名)

法國

法國前年創設馬拉美文學院，第一回詩人賞(賞金五千元郎，名為新時代賞)受賞作品有：斐治愛蘭內底『異邦旅行者』與安德列底斯底『沮喪』。第二回賞授與安里·愛爾茲底全作品，約翰·佛蘭底『現世之歌』和安德列·伯留愛底『詩集』了。這些當賞作品中，在批評中成問題的，只有斐治愛·蘭內底作品。蘭內現在是拉卡那爾中學的助教諭，此外詩人賞有維亞來主辦的約翰·毛來阿斯賞，授賞數目很多；去年毛來阿斯賞，受賞作品有：安德列·普蘭加斯底『晝與夜之間』和茅里斯·異愛爾·保維愛底『不可信賴的朋友』。但是這些詩人，還不能以代表法國詩壇底新時代名義存在，自寫實主義以後，法國底詩精神有向某方發展的推進力現在這種詩人所以沒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法國詩人底動向也受到其他國家底影響所致。

詩論當以維亞來底一九三七年於克來愛舊德法國底詩學講演之『詩學敘談』為最著。它是三年代裡的，最大收穫。新的詩論有：斐蘭德·路內維底『維底經驗』一九三三版，台愛里·毛路著。法國西底詩序言』一九三九版。

寫實派以G·L·M·出版社為活動機關，而印出『凱耳·L·M·』嗣後此社又印出路易·卡婁爾(阿麗司漫遊記作者)底『運命的杖』。依此傾向更印出多數作品。

寫實派底詩集主要有布爾底『生了白髮的僻斯特路』一九三二年版，愛里阿耳底『Donner à Voir』一九三九年版。

德國

德意志底事情，我們幾乎完全不知道：納其斯的統治之下，詩人約翰·約斯多任文學美術院院長。作家(同時也是詩人)約翰·卡婁沙退出美術院時，曾給約斯多一本美麗的冊子，至今尚在秘密中。美術院會員約翰·克里姆曾一時躍為國民詩人，惜與美術院長意見相謬，後由美術院被放逐出來，現在同樣和卡婁沙棲於困園，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德意志詩壇消息，只是這點々的無根據的報告，

德意志底詩人一旦『受了文化亦赤主義者』(Kulturpolishen einzelne)的宣告時，創作是不准許的。蓋爾格·凱者便是受這樣宣告的一人。被排外斤的猶太人。在詩壇上也同

樣短有創作的權利可言。

四〇，十，廿日

註 (一)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一八四二—一八九八) 法國詩人，生於巴黎，曾任巴黎大學英語教授，一八七六年牧歌「牧

神底午後」發表後，一躍而據詩壇之重鎮，最初獨唱高階派，後轉向象徵派，所寫之詩，多含音樂規律並魅惑的力量。

九月二十日 (沈流譯)

習詩管見錄

成紘

色。

六

寫詩無關乎詩論。

二

寫詩的人，在寫詩的時候是應該拋棄了詩論的。

三

一首無韻的詩，有時會讀來很嚮，一首有韻的詩有時候會讀之無聲的，所以詩歌韻律的精髓，不在字角，而在意識。

四

意識的韻律，是詩歌的血流，聲音與顏色，冥想與實物，都是需要這血流的周轉，才會獲得連繫的生命。

五

詩歌是需要繪畫的補助的，因為寫詩的筆必須離着顏

初習寫詩的人，容易覺得題材太少，敷餘了自己的力量，經過一個時期之後，又會覺得力量不夠，辜負了太多的題材，前者是尋找後者是遭遇。

七

詩歌不能翻譯，因為詩歌里的文字是經過作者的千錘百練，滲透詩的神髓，不能再作絲毫的移動了。

八

詩歌不會在一種模型中生長出來的。為詩歌製造模型的人，和在模型中製造詩歌的人，不是商賈就是白痴。

九

吟詠詩歌，不可單用聽覺來接受，因為詩歌的聲音往往不在字上。

一九四〇之冬抄於奈何堂

鄉 村

普 式 庚 作
倪 南 延 譯

冷落僻陋的鄉村呵，我向妳寒暄：

和平，勞動與靈感底避難所呵！

在這裏我這生活底激流

就那麼漠視幸福與忘却底河床而流去了。

我是屬於的呀！

……腐敗了的社會……

拋開狂歡與酗酒的劣跡，

我來追尋：

森林的私語，原野的寂寞，

冥想的朋友——自由的休息。

我是屬於妳的呀

我愛這花朵飾就的樂園。

田野被噴香的乾草蒙蓋上了，

在灌木的小林裏

有清冽的小河邊淌邊嘈。

無論睜哪兒都祇是活潑的姿態呵！

在頌揚着綠水的兩個湖面，

時時飄蕩着漁家的白帆。

在那邊遠々地展開了

豎紋花樣的原野，

多少座丘陵連在一起，

小小的房舍零散着。

在爽快的岸邊傍徨着的家畜群，

冒着煙的糧穀倉和風車磨房，

無論哪兒都祇是工做與幸福的足跡呵！

從虛榮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在這裏我從真理中尋出喜悅。

拿自由的心去崇尚法律，

不聽瘋癲鬼們底閒言，

抱憐憫對付窄小的願望，

學習不嫉妒強意的悖德漢與痴人底運命。

世紀的預言家喲：我要追問你，

在這嚴酷的狐獨裏我已聽見

你那有力的聲音已明瞭地響起來了。

它擊醒了陰鬱怠惰的睡眠，
鼓舞起我對於工做的熱情。

並且你創造的思想

像已經在內心裏成熟了。

但可怕的思想使我的心晦暗，

在這點綴着花々草々の原野與群山之間，

人類底朋友離出了

可悲猶可厭的污辱與無知。

沒有眼淚，沒有呻吟，

爲了把人類導向滅亡，

靠運命被選的野蠻的領有們

冷酷無理地強奪着

嗜土者的工做，財產與時間。

瘦枯了的嗜土奴們一邊

跪在他人的鋤前挨受鞭打

一邊還得在苛酷的地主底田裏周旋。

這群嗜土奴們至死也繫着桎梏，

在他們心中從生不出希望與興趣。

爲當作可厭的狗漢們喜怒無常的對手，

清淨無垢的姑娘們才開出美麗的花吧？

據說該作衰老的父親底重要的支柱，

工做伙伴的兒子們

離開住慣了的自己的家，

就這樣，疲倦收場了的嗜土奴群增多了。

呵，如果我底聲音能鼓動他們底心的話呀！

爲什麼我底靈魂在不結實的情熱底火焰上燃燒呢？

爲什麼不賜給我預言家那樣有力的才能呢？

呵，朋友啊！等到什麼時候我才能

從尼古拉的手中救出民衆？

能够看見廢掉嗜土奴制度的日子？

光輝的自由底美置的黎明

在我們故鄉的空中顯現出來的日子……

康德七月九月忽譯，時正夜深。

死

英譯詩三章

赫爾曼希賽

Landor 原作

冷歌譯

我這裡，你終歸是要來的，
你是忘不了我；

到那時，煩惱終結，
到那時，枷鎖解開。

你雖似尚遲々的在遠處；

死啊！親愛的兄弟！

像寒星，你！

在我痛苦上面襲來。

但，你早晚是會臨近，
包圍於火焰的籠？

來！親愛的！我在這裡。
擁抱着我，我是你的！

(金明譯)

但是我所理會的——
並無一字可使我擡學。

三、尾聲

我不願和誰去抗衡，
因為沒有誰值得相爭。

我愛自然，藝術其後，
我用生命之火炙熱雙手。

火熄了，我預備一走。

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

是十九世紀英國大詩人
之一。他是浪漫派里得
古典文學真精髓的一人。

他的詩是浪漫派的斑
斕色調和古典派的優雅
均勻於一爐的作品。他
的滿句的氣魄，好像盪
空的蒼松，也像大海里
的突起之高峯。

二、死

死神佇立我之前，

低聲向我耳語；

我不知其何所言。

我

藤原定作
白蓬譯

我是生在原野上的一顆草。

我是造成海洋的搖去的一片水波。

我是渡過數千里的荒海

向暖國飛去的一隻候鳥。

我是在夜的黑暗裏用自己貧弱的燈火

跳躍着去放一點微光的螢火蟲。

我是到死方休爲貯藏食糧而勞做的一匹螞蟻。

我是在原野上緊閉着自己的門扉去靜默自思的一匹蝸牛。

我是憧憬旅行在無限的蒼空裏的白雲。

我是從狹隘的山峽奔出流向大海去的江河。

我是巍然聳立俯瞰萬象的山岳。

我是厭倦了今生而渴望着來生的老人。

我是剛生到世界上來，

向未來伸出兩隻願望的手掌的嬰孩。

我是大森林中抱月影的靜沼。

我是劃分了天和地的地平線。

我是來自空中滲入地內的雨滴。

我是謹嚴地守在定位上，

當有憧憬時燒着飛去的星宿。

我是對昨日港口告別，

向今宵待我的港口急航的船舶。

我是朝着蒼空永劫地噴着火的山。

我是因偉大而變成孤獨，我是太陽，

我是總得拿光和熱來澎漲黑暗世界的太陽。

我是愛我的你。

我是渴望你的一切。

爲什麼？因爲我是一個無限的世界。

我是能觀察你的一切。

我如果是你那我们倆個就是所有的人。

我是擁抱世界的傢伙。

我是生出世界的傢伙。

我是照耀着我的前程同時還

照耀着所有的人們之前程的那個傢伙。

我更是輾轉在你的足前的一塊小石。

我呀，是在夜裏詭譎的那個人。

波蘭輓歌

在 Chopin 的畫像下：

幾時再能尋出往昔的歡笑呢？

奈良 進作

曼 西譯

『國破山河在』？

呵！但是波蘭呵！

溫厚的風俗幻成了泡影！

山川草木也枯萎了！

唉唉，波蘭呵！

波蘭底少女們呵；

任憑版圖是那樣華麗吧！

妳們眼淚能描繪出

那薄情的軌跡嗎？

唉唉，波蘭呵！

歎怨宿命的少女們呵：

幾時能和白雲永遠地繫伴？

止息吧！此刻的蟲鳴！

讓暫時的靜肅來哀奏這輓歌！

——一九四〇年初譯于大連

〔註〕 Chopin 爲法國之世界音樂家，生於波蘭。

致百合花

近藤 東作

劉 奔譯

大家

一齊攪拳頭

一齊踢地板

一齊大聲吼

〈NO! NO!〉

講壇上的人

像搬起了桌子那麼樣地

抓緊了桌子的兩端

不能再繼續言語

呆呆地癡立在那裏了

白髮的老人呵

像一枝百合花

像發青了的

百合花呵

從所羅門那時起

我們就這樣

不知道百合花的悲哀了

從所羅門那時起

我們就這樣

不知道應當休止

沈默的笑

大家

一齊握拳頭

一齊踢地板

一齊像勝利的吼叫一般地吼叫

<NO! NO!>

分解的七首詩

東鄉克郎作

楊野譯

你 華麗的生命之飛翔呵

辦理生底意識

與死底觀念的戰士呵

洋燈

自虐地讓臉頰發青了

藏着秘密的女人底情焰。

河

像英雄那麽樣悠々

可是是囁嚅猥語的美人。

電

富蘭克林感到了

是神底秋波呵

呼作科學文明底靈魂吧。

9,27,1940譯於茶前酒後

眞珠

眞珠，你的魅力

像處女底白色乳房。

駱駝

像老太婆一般地難看

有意情表情的怪人。

Diamond

那種閃光是斜視呵

並且秘藏着

激烈的幾句話。

飛機

你可憐小宇宙呵

短章

六月

世間太喧擾，惟有陰時美。

經年的綠葉閃着火

回言怨暑太賊人

歸客的身影龐大似大悲。

〔註〕大悲係大悲菩薩之略稱。

煩擾呀，

冷清呀。

如果彫一對鴛鴦的話呢。

哀章

爲了一塊兒吃了晌飯

據說哀怨的眼淚

像珍珠蒙翳。

那又是誰得罪你了呢。

雲

沒有用有辦法呀？

雖然它是桃色的美學

也建不起高樓呵！

——譯於新秋正涼時。

村莊

去向村莊，

有綠林。

遠望屋頂

悄無音。

畫

正午彷徨

山下行。

青草深處遇老人。

他在驚訝疑視我

那種容顏真難說。

命

我在此世得一命，

看蝶，

看花，

看人，

蝶呀花呀人呀

呵，美麗呀！

但是沒有什麼用。

市井賦

這裏的早集。

孫二祖宗上西天

黑田 實夫

他伺候在小蘭的柞柴門邊
一心要和孫二祖宗尋個長短
把耳朵向門裡不住試探
手裡的八棍給他張胆

誰知會不會一時手鬆
心裡存着打柴探石沒有的兇險
若不是想了想有些氣短
誰不知柞柴門是在虛掩

是在幾年前的秋天
聽說是距山谷遠處的平原
零落了一個平原上的美夢
零落在槍礮的震撼

又是一個年的秋天
時光兌來山谷的吁嘆

樹枝搖着山谷裡的陽光
畫出無邊岸的慘淡

紅葉零落在寒風裡

淋淋的是帶血的哀怨

松枝反倒擎起了枝幹

松枝招呼那爬起的好漢

死不完的人群都爬上山

綿羊溝的頂上據爲營壘

向着大平原願盼嘶喊

綿羊溝是吼吼的心胆

再沒有正義的火焰

紛紛的都抱着家私逃散

綿羊溝上是另一個天

無數的心血煎煮着勇敢

也許忘記投步的艱難

也許這是亡命者的狂歡

只醉迷着那沒來的一旦

要用頭顱拼出『千古奇觀』

中秋月色在綿羊溝頂上灌

都夢想地計算第二個中秋月圓

第二個中秋雖然轉眼就在眼前

不能泯滅心底兇狠的貪戀。

溝上溝下飛滾着愛的急瀾

萬千的心顫抱成一團

像凌空的天鷹

向夜原上的噩夢飛搏

綿羊溝口又是一個震撼

血和血迸出了火電

等槍彈的呼嘯淹滅了嘶喊

綿羊溝頂竟駐滿兵團

午夜裡照耀焚燒活人的烈焰

柵欄裡跳縱喫慣人血的狼犬

只是霹靂的一閃

罪惡便展開真實的畫卷

×
×

孫二祖宗像惡魔飛降

他徘徊在人和獸的中間

陰狠殘酷都成了手段

夢被驅向不可知的永遠

×
×

他手裡緊握主子賞給的皮鞭

腰裡橫着手鎗滿裝着子彈

用人命衡量他的力量

他是壓倒居民的泰山

×
×

皮鞭常會機警的賞臉

光顧着莊稼把子的股跨之間

只有一個力量可以通天

能買回命的只是洋錢

×
×

夜影裡飛濺着血花的閃

殺人的魔窟在鞭韃裏猛建

從善良群裡硬檢學出惡漢

喪命在拷問之間沒有間斷

×
×

在風裡嘶々呼嚕的

是祖宗打飛了的皮鞭

一聲々如夢的哀號

帶着血向山谷的遠方沉澱

×
×

山花乘着春風開綻

又隨着春風濺淚在亂碎石前

大家的手築成共同的閻羅殿

生命顛倒在噩夢的邊沿

×
×

綿羊溝下祖宗算隨了便

姑娘媳婦都要隨他挑選

誰都忘掉了躲閃

都怕：「祖宗會使出靈驗」

×
×

昨夜他姦污了西街的二菊

今天又找上了可愛的小蘭

他親伺着灯火搖々の窗影

他心裡填滿無邊的震顫

×
×

灯火告給他深々の仇怨

暴者掠奪他的鄉隣他的愛戀

花和花儘開落在他眼前

他有更兇狠的意念

×
×

山風搖撼在柴門上

他山風似的便會跳到窗前

他會一拳叫窗紙開個窟窿

巴棍會掄來一陣瘋顛

×
×

他也會一棍擊碎祖宗的腦殼

在他一跨出柴門的時間

打出一隻大家傾心的故事

高興地洩一洩這腔久腐了的憤怨

×
×

從此他再遠走高飛

在火熱的夢想裡他暗自往還

如果他同樣的也有了下隊伍

再來澈底地洗々這個人間

x x

但這莫非給小蘭一家「按眼」

祖宗的屍體又怎樣發遣

不，既或忍耐如果真能周旋生者的大難

誰能永恆無視這痛心的「作踐」

x x

正徘徊於這鬥爭的心田

小蘭的爸爸送走一隻人影

他躲進門旁的草叢裏

聽真爸爸深沉的悽歎

x x

他爬起去道了姓名

「我忠心地愛你家小蘭！」

走開的是不是孫二祖宗那渾蛋

在前面小山嶺上我要結束他的殘喘！」

x x

黑夜吞盡了他的身影

爸爸回來叩問着小蘭

小蘭哭泣的越法心酸

不敢再睜爸爸一眼

x x

片刻他直截闖入小蘭家的門檻

他手裡的八棍被血污染

「孫二祖宗這時已早上西天

咱還得好好活起，不必再阻戰！」

x x

小蘭的哭泣淹滅了語言

他知時間是不可容緩

「等真理確立時我來娶你

再見啦，親愛的小蘭」

x x

小蘭送他到柞柴門邊

向他伸出去一隻顫慄的手腕

「我等你！我直待你歸還！」

他一咬牙走後小蘭還這樣地啣唸

x x

第二天人嘴把村頭吵亂

都說這是循環報應的奇觀

山坡上空餘着祖宗底鞋帽手槍……

一汪血跡中屍肉早變成狼屎雨灘

x x

在沒有人會想「怎辦？」

他便去跋涉千水萬山

午夜裡也不會閉眼

小蘭在渴望着他的歸還

一九四〇，九，二四，夜。

(註) 八棍是用以護身的短棍。

金音的詩話

一、

詩是詩人全生活的經驗，但必得是由這經驗中提鍊出來而成爲有獨特性格的不同於不是詩的東西。

二、

「煙士披里純」不同於「詩魂」。前者常々使詩人製作「玩具」；後者常々使詩人製作比「玩具」偉大一點的東西。

九月廿一日

陳蕪的詩話

沒有理性的詩是夢囈語，沒有感情的詩是說教之經典。

X

詩應該是以智慧蒸溜了純真的人間性，而包容有「道德的深遠與自然的蠱惑」之二特質的產物。

X

X

X

詩是詩人的生命，詩人是時代的生命。

藍麥的詩話

我開始寫詩的第一首詩是戀詩，我已把它忘掉好久了。

X

我每想留給回憶一些甜味，便在生活中極力鞭撻自己；便說：『你極力勞苦吧，否則你便不能碰到些有價值的詩！』

X

X

X

X

X

有人若促我寫詩，則不如說：『你把你最近的生活或對於生活的計劃說給我們聽，不需要你說些與生活無關連你自己都覺着空虛的話！』

楊野的詩話

詩是我的工具。

有兩種詩：一種詩是酒，另一種是磨刀石。我偏愛前者，但我更崇敬後者。

我們稱它是詩，是因為它有詩的形式。至于內容則與命名無關。

我厭惡我所努力寫出的詩篇，因為它們不讓我高興也不會讓別人高興；可是我還得這樣寫。這是我的苦衷。

好詩是應當感動人的，但不可讓讀者的情感中毒。

有時：我的詩是我的裝飾。有時：我的詩是我的夢。有時：我的詩是我的怒吼。但是，我時々所努力嘗試的是真理的啓示。

寫詩時：我沒有靈感，我祇有想像。

！好詩是可以另用另一種文字譚譯的。經不起譚譯的好詩不是充分地好詩，因為它一半是利用了文字底騙術。好詩是在讀者心中激起的那個靈感，並不是那一堆文字。

我有過這種經驗：有的詩讓我流淚，有的詩讓我激昂。可是有的詩讓我讀一遍就夠了，或是就連一遍也讀不下去。好詩是百讀不厭的。

在中國的現代詩人中我偏愛卞之琳，何其芳等的詩我厭惡臧克家，曹葆華的詩。

「聽！靈魂的聲音」

羊 朔

拾起一片蟲蝕的木葉，
你聽！你聽！
在人生盡頭的地方，
幽哀的靈魂的聲音！

惜別吟

信 風

聽，靈魂的聲音！

疲倦而蒼白的聲音！

在寂寞中生長，

也在寂寞中啜泣。

× ×

夜夢圈外的風色風雨，

被泥濘塗滿的肢體，

把握不住的風雨油傘，

只剩下淋漓的微笑！

× ×

我製做無聊的生活的圖樣，

我觀看蒼蠅的死滅，

打在面頰上的手掌，

又要怨恨粗糙的皮肉！

× ×

我怎麼形容我自己呢？

我應該是丟在晚秋中的

一隻乳燕，

一棵現身於凍土地帶的

寄生草。

第一次看見你的剪水雙眸

我想起十五年前的一個黃昏

太空中劃走了兩顆流星的故事。

在那古老的冬青樹下，

我會以爲那帶着荊冠

的基督之再生！

夜是那麼靜。

於是你輕輕地受到了我的禮讚——

你是我的星，

——一顆永恒不滅的長庚星。

來吧，將你的光與熱均衡地
送一些給這沙漠中的族食者。

然而這回你匆匆地走了，

那馳出港口的白帆載去

我無數的輕愁，

日子像離了弦的箭，

你便是走入海中央的一隻泥牛，

我寂寞，我徬徨

我苦吟着和十五年前

同一色調的黃昏。

友 情

老 翼

——寄給H.S.

我們的友情來自春天，

然而懷疑却生在秋風里。

翹首着故鄉的白雲，

夜的街頭會劃過我們兩度的足跡，

我們瞞着友情的騰昇；

更想着那未來的光明。

我不承認離散是一隻苦果，

在離散中我們應該記住那友情的連繫，

一封信：

那應該等於我們晤面的言語。

默的「誓」還響徹在耳邊，

不想到你的心情却有了轉變，

計算着友情昇起的簡短的日子；

我不禁仰望蒼天劃一個深重的「遺憾」。

塞北又落起了淒涼雨，

一支夢——

我憧憬着那將殘的友情，

再在秋風里壯立！

四〇年九月三日哈爾濱

輓

范

紫

古老的家園

林

蒼

題在一片綠葉上

盛開的花朵徵示着滅亡

春雷常使人憂傷

(那明日開放的不可測)

如今我爲妳欣幸

被摧折了

當妳青春正在閃耀

她的醜顏常駐

永遠看不到妳的秋

有如折斷了的初戀

美麗少女的夭亡

一聲輕喟一滴淚

將是裝飾在妳的野墓上

無名憶念者的一隻花環。

日落處是我家呢？

雲罩處是我家呢？

五輩歷到那塊古老的園地了！

雖然以後也會有多少暫時的家。

那裡的哥哥也和我一樣傻嗎——

將生命交給傀儡傷戲的主角；

扔却了自我的醜魄靈魂去遠心地活着
嗎？

不會能吧，五千多年的祖塋一定更現靈
霞。

可是我該怎樣歸去呢？

隨着春天的鴻嗎！

跟着秋天的雁呢？

按情還是不歸去對啣！

努力燃起自己生命的火花；

不然怕不給遠地的族人笑話？

真的記取吧！「更榮拜祖」的史話！

——三五，一個飄着雪花的夜裡。

無題之歌

羅綺

我是愛光與風的燕子，

我是愛夢與溫暖的海鳥，

永恆地

我展翼於時間的海上，遙逐着

遠天飄動着的一面豔麗的旌旗。

（那是誰在長風中扯起的呀？）

在旗尾上掛着一支夢——

那是我的夢啊；

在旗尾上繫着一顆心——

那是我的心啊。

我已沉醉於海上長風中的旗色了，

長風中的旗色已

沉醉了我的心與我的夢了。

時間的鶯音會：帶來
一把希望的篝火吧？

理清了記憶的河流，

照明了陳夢的泥沼

於斑駁的影裡，讓一頁血污的故事

輕々翻過，於是

我將獲得了新的喜悅。

我將一面流淚，一面狂歌。

那時，我該扯住那面豔麗的旌旗，

披着夢與希望織就的錦衣，

張裂了喉嚨，抓破了胸膛，

對大海與長空，任情的呼嘯；

我的美麗的夢啊，

我的美麗的日子啊！

——紀念一點新的喜悅——

九月二十五日吉林。

旅人

李鐸

（旅人心中的信仰熱情怎樣了？）

旅人將要啓行！

在晨星墜拉出太陽，

沉悶在沉澱空氣中。

『離開自己的心，

離開自己的人！』

旅人想：

圓月還在長空！

× ×

旅人想：

『把身子的影子走盡了，

再從自己的影子踏過去。』

旅人儉々的想：

『我將啓行，

這是嬉戲嗎？』

屋角堆滿旅具，
弦月還在長空！

X X

旅人心中密々の想：

『一杯清水置着不用；
久了也會變成污穢！』

『情感若木勝過理智，
墳墓便來代替房屋！』

『離開自己的心，
離開自己的人！』

許多思索占住旅人的心，
沉重的眼睜望着甚麼，

月：一綫殘月

喘着灰黯的光！

『我將啓行……』

旅人想：

血 債

駱 駝 生

血——

注定了你的命運！

你惱恨它，你憎惡，它可是

你抽淨了它，便不能再做活人！

不過，你把它留在腔子裏做什麼！

百餘年來，祇是供給毒蚊來吮！

將吮到永遠哪——你底子子孫孫！

翻開那百餘年來的舊賬，

哪一筆債，不是祖宗所留！

雖然是在苦難中，你還了很久，

用祖宗留下的血，做着押頭！

可有一件，變本加利，永無罷休；

你若打算還清，除非到了

祖宗留下的血，全都開了花的時候！

討債的毒蚊，其時無刻不來催，

吮去了你底血，留下了一口毒水！

你也許覺得舒服，像打上了嗎啡，

你也許覺得難過，像發了虐疾似地受

罪；

但，你也許不知道

雖然毒水換淨了祖宗留下的血，

那本舊賬也永不會化為紙灰！

一聲砲響，開始了最後的催討，

可到了你清算舊賬的時候了！

但是，你那動物的本能，

沒肯把最後的一滴血拋掉！

但願你那完全換做了毒水的肢體，

能做毒蚊，自家中毒的材料；

到那時，也許舊賬能一筆勾消！

(一九四〇、一〇、一一、脫稿)

失去

英 弟

在風雨夕裡

我丟先了跋涉的足跡，
路於暮色里模糊了，
像迷途於海洋的旅者——
先去了生命的舟楫。

x x

我曾有一支夢，
那是幅美麗的構圖；
以心靈深處底花，
結成理念的果實！
以慾望的火焰，
焚毀我憎惡的世紀！
不管美麗即是今日的哀淒了。

x x

當一日——

我從遼遠的地方歸來，
故園的天風告訴我至悲的消息：

我失去了我所不該失去的，
我更被擯棄於人所擯棄的，
我欲向蒼空一訴，
風雨淒迷了。

x x

我永遠懷着一支青色的記憶，
雖有悲哀，
却已無淚，
我起始找尋——
如展開羽翼的燕子，
追尋千里外的春天。

x x

我有一支夢，
一幅美麗的構圖。

——九月上旬於新京

火底故事

莊 穆 然

一

這支如荼如毒邊熱的烈火
都說是自遙々的海之一隅流竄過來的
當季候風尚未停歇的時節
這火簇吐露着長舌
向這塊原始的地帶
縱慾地燎燒開來

看吧，那火勢此刻由熾烈而益形殘暴了

二

『追尋溫暖的人們都將遭毀滅，
因為火光裡沒有你理想的殿堂！』
我嚼碎了牙齒互詛恨你的嘔叨
正如夏夜裡吮吸血汁的蚊蟲
不會錯謬的，你的話語直是對着火
在醜陋而得意地揮動着扇子啊！

三

爲了我們生命的延續

此刻却不能馴服地等待着

那暴雨的懲罰和雷霆的裁決了。

當你獲得了新生的報償

但你不要忘卻了銜恨的死亡！

四

有一天，我們共同地燃起一支新火

你再看那當日貪慾的烈燄

失掉了燎燒的性能

該落得一個如何悽慘的牧場！

九月初某夜

光榮之使命

汎 西

「我不願我的墓石上

飾着詩人的月桂冠

只欲戰士的劍和帽」

亨利·海涅

我是從險惡的風濤之中走來，

在今天和此地，我將帶給你以新的光榮

和使命，

拋開那可詛咒的黑暗的黑暗與恐怖

當夜之黑暗過去，你會認清你本來的面

目。

不要再相信歷史的運命，

一切的過去，愚昧而盲目的生活，

一切古舊的寓言與教訓，都拋棄，

到這新世界之中來，

沒有徘徊，沒有躊躇，

奮爭的題目，也够多了，

奮爭的本身也够多了，

（生活就是奮爭，有人這樣說）

但是讓這新的偉大起而代之吧！

用你清明的直覺，你的激動的聲音，

你的狂人似的震動空間的力量，

這是永遠充分而定命的力，

爲它而奮鬥。

我的朋友，我們已流入一個複雜而崎嶇

的世界，

爲這新的偉大而奮鬥吧！

堅定地把握着這力量，勇敢地，

向着新的世界而進行。

我的出生

沙 郎

在這白山黑水之間，
我已消蕩了二十個年華，
所受的教養和訓誨，
使我已不能再繼續
含恨的作揖和忍憤的磕頭了。
卽或是置身於絞首臺前，生死場上，
罪過和惡德，
亦不會阻礙我的挺進的。

爲求質生活的貫徹，
我是無所顧忌的
——縱然我尚有美好的家園
高年的父母。

掙扎和搏鬥，

卽我最後的微力，一點滴的熱血，
我也是無所吝嗇的。

在這動盪的洪流裏，
我要將一切皆交付出來，
——交付給運命的征服。

於此白山黑水之間，
我的出生是憂鬱的，是悲的，
而也是可慶的，歡欣的，
雖然被我葬送了的年華，
未曾結過美麗的果實，
也未會開過燦爛的花朶，
但是被我所珍惜的浪費
我是無愧的，
因爲我確信，
從來我未忽略過
被黑浪淘去的浮尸，
我更未漠視過，
癡沾在白峯上的碧血，

悲哀和孤獨

斐 俄

對於別人與我的友誼，
我重來未有過偏袒，
——祇要別人也有着
和我相同的孤獨與悲哀，

人們誤認我是：「世紀病的患者」
生活的哀愁和運命的幽怨，
使我是不能否認的，
而別人又咒我說：
「人性起了戀態，
具備着畸形人的發展。」
我是如何的難堪呵！
我痛感，靈性最高的人群，
他們真能忘懷了，
前世代的繁榮和今世代的屈辱麼？

我即陷入悲哀和孤獨的重圍，

已不想再求萬全的解脫了，爲織成

有機的關連，創造新歷史的簡篇，

全當我是有着精神病的患者罷，

在未來縱會有痴人的同情，

和狂者與我的共歌。

九、八日

無眠夜

成
絃

明月窺客窗，

長夜我無眠，

我欲夢中尋故舊，

可憐今宵的酒也太淡

舍。
一九〇年十月二十日之夜，於東京客

招魂

成
絃

你如死而有知，你就來吧，

今夜的湖山安靜如夢，

這古老的客驛也許近接幽冥，

你看，這不夜色漸的深了，

我在等待着你呢，你不要遲疑，

這不在這小樓的窗前，

我爲你安放指路的燭燈一盞，

我預備下你喜歡的糖菓，

和我喜歡的紙烟，

就在這面南的窗下，

正有一個方桌，兩個坐墊，

聽拉開那虛掩的小門，就走進來吧，

無須踟躕正好坐在我的對面，

讓月光的一着聽的臉，

讓我好好的看看你的臉，

我們也無須哭泣，無願喜歡，

這才是一月的小別呵，

我們要如往昔一樣的，

都是那麼散淡的，

作一回不太高興的長談。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之夜，酒醒無眠，
挑燈於作京都客舍，時距朱金死期整一
月。

後記

一個晚上，當我和藍麥校完了地平線的稿子想從印刷所走出時；發覺外邊正落着冬季

的寒雨，我們既沒有傘又沒有雨衣，所以只好向印刷所討一張厚紙蒙着頭從印刷所走出一條小巷的出口我和藍麥分開了，他往北我往南。分開後，我本想坐輛三輪車回去，

可是馬路上一輛空車也沒有。在明星舞踏場的門洞下雖然有兩三個車夫坐在自己的三輪車上打瞌睡，可是我也沒敢喚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是不會拉我的。所以，舉起那張厚紙，我祇得一個人走回去。一個人走在寂寞的雨街上，聽着自己的脚步声，望着水潦上的路燈影，再毫無顧忌地吹着口哨；這不也是很寫意嗎？於是我就自己對自己說：這真不失為是一種新的享受呢！可是，走着走着雨越下越大，風也越颯越大了。頭頂上的厚紙既不能擋住斜行的雨絲，並且也漸次地讓雨水浸濕得泥爛了；最後，更因為我手的振

撼而破了幾個大的窟窿，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於是，一口氣拋開了紙，爽性毫無遮蓋地在雨裏走，剛才那種較好的心情一點也沒有了。等到我來到屋子裏的時候，我才發覺我的棉大衣已經淋透了。

之後，待我換了衣裳坐在藤椅裏的時候，我忽然想到；這和我們弄地平線何嘗不一樣呢？隨後我就笑了。

× × ×
想出詩刊，已經有一年多了。去年冬天曾和藍麥核計，過可是詩刊際弄成却弄起作風來了。一直到今年老秋，當陳癡的咯血症痊癒後從家赴吉林路過奉天時，曾有一次小小的客駐。就在這短欠的一二天內，在一間旅店的小屋裏。犧牲了一個通宵的睡眠，終於合計妥了。於是我們才決定出「新詩連輯」地平線。

× × ×
對於微稿，我們不單去找成名的作家，就是初習寫作的人我們也找了。因為我們不重視名，我們只重視作品的價值。

沒有文名的作家底作品有時比聞名的作家底作品還要好。本刊這期就是一個鐵證。爲什麼呢？因爲名實往往是不相符的，尤其是在我們底文壇上。

× × ×
可能的話，我們要努力發掘新人。

× × ×
除了詩作，詩論，散文詩，譯文等以外我們還設有詩話及歌謠欄。這是我們底新的嘗試，因爲我們覺到有開闢的必要。

× × ×
因爲時間太倉促的緣故，有一些地方還未能顧全周到。在下一輯風景線裏我們決意添加詩評，詩人介紹等欄，以應讀者的需要。

× × ×
詩歌已不只是某一流人的消遣品，它更應當負有較比重大的使命，這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並且也早已這樣做過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納粹黨下的詩歌較之別的國家的詩歌更拓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就是「勞勃詩歌」的產生。在下期風景線裏，我想把這一些偉大的「勞勃詩人」介紹給大家。

春山行夫先生底最近海外詩壇會由洪鴻先生譯過，並且已經發表在評論人上。這是在沈澗先生也把這篇譯完後才發現的。沈澗先生因爲看見已經有人把它譯出，本來不想再發表；但爲了譯文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妨再刊一次。

在本輯內有三篇值得注意的稿子其一，是成絃先生底無眠夜和招魂。他爲了他底愛人朱金女士底死，曾遠々地跑到日本去解愁。這兩篇便是在客旅中的產物，是紀念亡人的。

其二，是老翼先生底友情。正如照旁的小批所示：「寄給H·S」，他是紀念一位姓林的女人的，不過與前者不同，這個女人底肉體尙沒有死。

從明年起，我們預定刊行「地平線小詩叢」已經決定的有金音底詩書，衣冰底五月風，

信風底長城，崔東底一東草，成絃的旅愁，陳蕪底明日之歌，藍麥底偶感集，陶沒底自己的裝飾以及駝子及田實底詩作（題未定）等

（楊野）

地平線小詩叢

詩	書	金	音
五	月	衣	冰
長	城	信	風
一	東	崔	東
旅	愁	成	弦
偶	感	藍	麥
自己的裝飾	集	陶	沒
(題未定)		駝	子
(題未定)		田	實

全滿雜誌及各報文藝版介紹

雜誌

藝文志 (純文藝)

姊妹刊讀書人連叢

文選 (純文藝)

文叢 (純文藝)

學藝 (純文藝)

興滿文化月報 (純文藝)

新青年 (綜合月刊)

新滿洲 (綜合月刊)

健康滿洲 (綜合月刊)

斯民 (綜合旬刊)

新婦女 (綜合月刊)

新家庭 (綜合月刊)

滿洲映畫 (綜合月刊)

報面文藝版

盛京報文藝 (每星期六出刊)

大同報文藝 (每週二、四、六刊)

同海外文學 (每星期五出刊)

大北新報大北文學週 (每星期三出刊)

三江報三江文藝 (每星期二出刊)

營口新報黎明 (每星期四出刊)

同星火 (每星期二出刊)

遼西晨報文學週 (每星期六出刊)

關於文學各部門
逐漸實現之

作風姊妹刊

敝刊行會爲供讀者之要求與各部門精英起見特設如次之連輯既經發表過之書日必極力促其實現甚希讀者能予以指導爲盼

連新輯歌	連木輯刻	連童輯話	連評輯文	連新輯劇	連新輯詩
第一輯	第一輯	第一輯	第一輯	第一輯	第二輯
大海歌	輪廓	新故事	文藝筆陣	劇運	風景線
欣志主編	田兵主編	靈非主編	夷夫主編	安屏主編	楊野蕪主編
(籌備中)	(籌備中)	(輯稿中)	(輯稿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康 德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印 刷

康 德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發 行

新 詩 連 輯 1

地 平 線

額 價 六 角
外 加 郵 費

著 作 代 表 人 楊 野
奉 天 市 大 和 區 一 經 路 七 緯 路 三

發 行 人 張 映 華
奉 天 市 瀋 陽 區 一 德 街 五 段 三 一 號

印 刷 人 山 田 浩 通
奉 天 市 大 和 區 大 和 町 第 十 三 號

印 刷 所 東 亞 印 刷 奉 天 支 店
奉 天 市 大 和 區 大 和 町 第 十 三 號

總 發 賣 所 新 世 紀 圖 書 分 銷 處
奉 天 市 城 內 鐘 樓 前 大 街 路 東 森 城 德 樓 上

本 刊 文 字 不 得 認 可
不 許 翻 譯 或 轉 載 等

42

469267

62

469267

